
投石集

● 李 芒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福州

目 录

前 言	1
日本文学欣赏刍议	1
日本古典诗歌的源头——记纪歌谣	37
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源氏物语》初探	62
中世纪日本文学	79
从和歌到俳句	89
壮游佳句多——日本俳句家访华佳作译评	100
俳句 季题 汉译	110
和歌 俳句 汉诗 汉译	119
睦邻反霸理相联——记日本杰出歌人土岐善麿	144
和歌汉译问题小议	157
和歌汉译问题再议	166
和歌汉译问题三议	181
日本古典诗歌汉译问题	192
“物のあわれ”汉译探索	216
阿部仲麻吕《望乡诗》汉译问题	222
论叶山嘉树	224

黑岛传治其人和创作·····	231
富士朝霞——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	244
论德永直·····	281
霜多正次的冲绳三部曲及其他·····	299
美的创造——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	316
“无赖派文学”初探·····	330
读广津和郎《到泉水去的道路》散记·····	345
川端康成,《雪国》及其他·····	352
堀田善卫及其《鬼无鬼岛》·····	373
长河奔向大海——论宫本辉的早期小说创作·····	380

日本文学欣赏刍议

世界上，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也有一国的文学，国情不尽相同，文学也各具特色。这种特色，有的国家比较鲜明，仿佛一个人的个性较强；有的国家就象具有一般性格的人，特色不那么突出。日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除了同中国和朝鲜来往较多以外，同其他国家几乎是处于隔绝的状态。这种国情上的特点，反映在文学中，也就使得它的特色更加鲜明，个性比较突出。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大妻女子大学教授吉田精一（1908—1984）指出：“八世纪编成的浩瀚的抒情诗集《万叶集》及其先出现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的歌谣之类，从艺术价值角度来看，多有优秀作品。以此为嚆矢的世界无双的短诗形文学——短歌，以及由此派生而独立的俳句，至今犹为广大国民所喜爱。”^①现在，俳句已远远地飞渡辽阔的大洋，在世界各国发生影响。不少国家都产生了自己的俳人和俳句，最近几年《汉俳》的出现，生动地说明俳句在我国也正在扩大影响。

① 《万有百科大事典》第一卷《文学·日本文学》，日本小学馆1977年版，以下引文同此。

早在十一世纪初问世的“物语文学”《源氏物语》，日本认为是出自女作家笔下的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万叶集》和《源氏物语》，是日本在诗歌和小说两方面的经典著作，对后世的日本文学影响极其深远。

本文拟就日本文学的特点及其欣赏问题，提出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

《源氏物语》，在日本已有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女作家圆地文子等，花费很多精力，先后把它译成现代语言出版。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宣称《源氏物语》“深深浸透”他的心，是他精神上的“摇篮”，在谷崎和圆地等人之后也决心将这部著作译成现代语言，只是由于他在一九七二年自杀而未能实现。这一切都说明，《源氏物语》在不少日本作家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吉田精一说：“物语这种样式乃是平面性和并列性的，时间的推移、情节的展开同人物性格的发展，缺乏有机联系，部分同整体的结合并不严密，各个场面各自独立，彼此照应未必密切。这乃是从王朝具有代表性的物语直到近世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和现代川端康成的《雪国》，古今相通的特色。”这里，不准备对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做全面的评价，仅就吉田精一指出的“古今相通的特色”进行剖析。所谓王朝，就是帝王亲政的朝廷，在日本就是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总称，特指平安时代。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及后来其他时代的小说的结构，的确具有“平面性和并列性”的特色。

《源氏物语》的男主人公源氏一生中，从他的继母藤壶起，可举出空蝉、夕颜、葵上、紫上、末摘花、胧月夜、六条御息所、明石上等等，同众多的女性发生关系。其中，源氏由于跟朱雀帝的尚侍（内侍司长官）胧月夜通奸，被右大臣发现，而一度自动流谪须磨地方，这恐怕是全书情节的主要跌宕之处。

源氏染指的女性相互之间，除了紫上因丈夫源氏好色，可能使自己的正室地位发生动摇，而担心和苦闷以外，很少有什么更多的联系和瓜葛。源氏自己也只是因为同继母藤壶之间所生之子（后来的冷泉帝）相貌酷似自己，而在父皇跟前感到恐惧之外，对于其他妇女，大多数都是一个个追求，一个个如愿以偿。只有个别女性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种露水姻缘，比如玉鬘就是其中之一。她与源氏之间互怀爱慕之情，仅仅由于女方考虑到源氏乃是自己母亲夕颜的丈夫，当前又是自己的养父，而加以克制，结局是止于猥亵行为，而未肯同意进一步发生肉体关系。这些女性仿佛是走马灯上的人物，一个个从读者眼前走过去。这就是吉田精一所谓的“并列性的”描写。

江户时代（1603—1867）出版的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通俗小说）《好色一代男》（1682），描写主人公一代男世之介从七岁到六十岁的五十四年间，进行猎艳修练的经历。这种一代传记的结构，以五十四章模仿《源氏物语》的五十四帖，说明至六十岁为止，主人公戏狎过的女人为三千七百四十二人，从一开始，差不多每一章描写同一个女人的邂逅，一连串地排列下去，而这些女人又基本上互无联系。《源氏物语》和《好色一代男》主要内容之一都是男主人公的猎艳年代记。

到了现代的川端康成，大家知道《雪国》是他的代表作。这

部作品描写纨绔子弟岛村三至雪国，同艺妓驹子厮混。在三访雪国的过程中，驹子同岛村的感情不能说没有发展，但第三次他离开雪国时，驹子对他说一年来一次就成，这就是说三访雪国是并列描写，将来如果再访，也不过是一次次延长接触，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当然最能说明这种特点的是他的《睡美人》（1961）。这部作品，刻画一个失去性生活机能的老人前后同六个裸体少女（服药后处于假死状态）同睡的情景，也是一夜一个（最后一夜同两个一起）并列描写，六个少女互无联系，她们同老人之间，除猥亵行为以外，也别无瓜葛。

上列作品，同时也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时间的推移、情节的展开同人物性格的发展缺乏有机联系，部分同整体的结合并不严密，各个场面各自独立，彼此照应未必密切”的特点。

由此可见，在结构上并列性的描写，确是日本文学从古到今的一个明显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文学没有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相似的作品。诸如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森鸥外的《舞姬》、岛崎藤村的《破戒》、夏目漱石的《哥儿》等等，应该说这类作品也并非少数。但是较多的、特别是长篇小说，仍然是前一类作品。究其原因，仍然是吉田精一的言论可作参考。“日本从未受过外国侵略，四面环海，季风使大自然富于变化。这样得天独厚的岛国，培育了人们富有温和、纤细而具有现实精神的性情和对于大自然的细致感受性；文学也大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密切结合日常朴素生活体验的倾向。形而上学式的神秘性和抽象的概念性，同日本人和日本文学是疏远的。”这段话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们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很复杂，不能一一述及。这里只能先

指出其中“具有强烈的密切结合日常朴素生活体验的倾向”一句，恐怕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看到日本作家的作品大都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己非常熟习的环境和事件。他们描写事实较多，虚构较少；精于刻划现实生活的细节，而不太注重理想的描述。在日本，自然主义和“私小说”盛行，至今依然影响较大，同此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说：“日本在理论创新方面比较弱，而在实际应用方面却很强”，“他们在思想和哲学领域取得的成就的确并不突出。……没有出现一个足以能引起世界上其他国家注意的现代思想家”^①。文学创作，主要运用的是形象思维，但也不能没有逻辑思维的指导。理论概括能力，在组织长篇小说的结构上更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方面比较弱”，这一论断如果接近事实，那么，会在作家的创作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孔子在《论语》的《述而》篇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述而不作”指的是限于阐述前人的学说，而自己不进行创造。日本有人把这句话用在分析小说创作，指的是一种只如实地描写现实而不进行艺术创作的倾向，并用来形容一部分自然主义和“私小说”作家，意思是他们主要描写事实，而不在概括、提炼和形象化等艺术创作方面花费力气，或者他们根本不长于此术。这恐怕同前面讲的小说结构方面的特点，也有某些联系。

二

这里，我们有的读者可能会提出疑问：既然日本的不少长

^① 《日本人》中译本第24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篇小说，存在着这种结构上的特点，那么它们对于读者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吗？回答是相对肯定的。应该指出，日本的小说和散文等具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即日本作家，多是炼字属文的能手，或雅言增色，或俗语动人，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人事和景物，熟谙于心，又能以富有个性的文章生动细致地加以描绘，一部长篇的很多局部和细节，都蕴含着艺术的魅力。吉田精一所谓长篇著作虽然“缺乏思想的统一和结构的逻辑性”，但“琐细的局部性感觉，却光采熠熠，发挥其优秀才华”，指的就是这个特点。同时，日本的读者也习惯于欣赏这种艺术风格的作品，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自然。因为日本的《物语》，或后来的小说，在“琐细的局部性感觉”“光彩熠熠”方面，对于读者发挥着强烈的吸引力。现将《源氏物语·须磨》一帖中，描述源氏贬谪须磨后，一夜生活的情景部分试译如下，以供读者欣赏，这是自古以来便受到读者称赞的段落。

须磨一带，秋风瑟瑟，愁思重重，谪人断肠。源氏居处虽远离滨岸，然而海浪阵阵，恰如行平中纳言所谓“瑟瑟渡关山”^①，夜夜听来如在咫尺。僻壤之秋，诱人生悲，莫过于此。左右本缺人，且众侍夜夜早入梦乡。唯源氏睡眠难合，斜竖孤枕，卧听四方狂风，浑似巨浪涌来，催人潸然泪下，大有浮枕^②之势。于是起抚瑶琴，又觉愈益

① 此歌载于《新古今和歌集》（17—1597），作者恐系壬生忠见之误。全歌是：“秋风平地起，瑟瑟渡关山；伴尔同吟唱，须磨听浦澜。”

② 《古今六帖》卷五：“独眠妄断肠，悲泪数千行；石枕纵然重，亦将浮泪塘。”《拾遗集》卷十九：“汨河碧水长，水涨叹汪洋；石枕千钧重，浮漂不落床。”语似出此。

凄楚。遂止而咏曰：

怀都泪盈盈，涛声似泣声；

缘从思妇处，习习送秋风。

众侍惊醒，望此情景，无不动情，尽皆起身，暗自拭泪。……

庭前花卉缤纷袅娜，暮色清幽，源氏独立廊前悠然观海。清凜高雅，超凡脱俗，实属人世绝伦。身着纨素上衣，淡紫裙裤，外罩褂衫，不束腰带，一派悠闲仪态，口中缓缓吟称身为“释迦牟尼佛家弟子”，又似世外仙声。适值艄公高唱船歌，秒语相调，摇橹而过，云中鸟影憧憧，望之不禁心意孤凄；阵阵雁鸣与欸乃橹声交错传来，难分难辨。源氏目睹此景此情，不禁悲从中来，以轻盈手势弹拂热泪，其洁白肤色竟使玄檀念珠生辉熠熠。众侍观之，颗颗怀恋故里情妇之心，聊以慰情。……

须臾，不觉嫦娥款款漫游穹宇，灿烂皎洁，始知为三五良宵。愈益缅怀殿上宴游，京城处处亦必有众人望月生情。于是凝目眺望，不禁想起“二千里外故人心”^①之句。吟罢旧泪未干，新泪又簌簌涌出；甚而回忆起入道之官^②所赠《雾隔》之歌^③，一时怀恋之心不可扼制，百感交集，终至泣不成声。虽闻众侍“夜将阑”之禀告，依然不

① 白居易：《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对月怀元九》诗：“银台金阙夕沉沉，独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清官东面烟波冷，浴殿西头钟漏深。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

② 即藤壶。

③ 在《贤木》帖内，源氏往访藤壶，藤壶曾吟赠如下之歌：“雾浓隔九重，云上照苍穷。遥思清明月，无由寄寸衷。”

思入内。

一望慰吾心，长空月一轮；

奈何皇都远，难期逢故人。

追忆兄皇曾亲切召见，叙谈往事，御容肖似先皇威仪，昔日情景历历浮于脑际。思慕之余，遂低吟“恩赐御衣今在此”诗句^①，步入室内。尔来，源氏果与御衣形影不离，长置身侧。正是：

幽思断人肠，御衣频忆旧；

世情不恨薄，热泪湿双袖。

这一段文字，主要是表现源氏因与朱雀帝的尚侍胧月夜通奸，被右大臣告密，而自动流谪须磨后的心境。具体描写的是八月十五仲秋夜源氏的悲思，在全书中属于最有情致的片断，文章的节奏感较强，以优美的词华表现了纤细、深沉、感伤的情趣。本居宣长^②为《源氏物语》提出的美学理念“物のあわれ”（暂译为“感物兴叹”），在这里表现得极为贴切和生动。四面的秋风、大海的涛声、前庭的花卉、幽美的暮色、艄公的歌声和列队的雁鸣等等，客观的景物（物もの），无一不引起源氏的忧思，使他想起往日的热恋，特别是继母藤壶对他的深厚感情，赠给他的和歌等等，更会引起他的哀伤（あわれ，日本学者认为“あわれ”有时也表现喜悦）。于是客观的

① 此诗作者为平安时期汉学家菅原道真（845—903），擅长汉诗，全诗云：“去年今夜侍清凉，秋思诗篇独断肠；恩赐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余香。”

② 本居宣长（1730—1801），江户时代中期的日本古典文学家和语言学家。

景物与主观的情感形成和谐的情趣，造成一种委婉、纤细的艺术境界，蕴含着感染读者的力量。

比较多数的日本人读文学作品，我想往往也是欣赏闪烁着艺术光辉的各个片断，并非都要看那种部分同整体有机构结合的结构严密的巨著。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从七岁写到六十岁，一岁一章，一章一个女人，分开来细致地写下去，每章既可独立成篇，合起来又是主人公一生的性爱记录。读者也会一章一章地读下去，或选读其中更为精采的篇章，如同读《源氏物语》及其他物语文学一样，自会感到各自需要的满足。但是，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那些文章要用优美文字和“物のあわれ”的理念，表现出一种纤细、深沉、哀怨、委婉等等和谐的美来。

这一类古典文学作品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里因为篇幅的关系，不再铺开。下面再举当代文学作品的精采描写，以见一斑。

大家都知道，井上靖这位杰出的作家，善于运用委婉、深沉和富有情趣的笔致，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或以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人物为题材，或以日本现实社会为题材，写出优美的作品来。请看下面这段描写：

眠っている時だけ忘れており、眼覚めると悲しみが待っていた。そしてその現実の悲しみにすっぱりとつかり、そしてその悲しみを懐いて、また眠るのである。眠っている時だけが救いであつた。しかしその眠りは浅かつた。

只在睡着的时候，才会忘记，一睁眼悲哀就等在那里。于是，就索性沉浸在现实的悲哀之中，然后再怀着悲哀睡去。唯有睡眠的时候得救，但这睡眠又不深沉。

这是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一日至翌年四月十日在《朝日新闻》连载的长篇小说《星星和节日》中的一段。主人公架山同离了婚的妻子之间生的女儿，自从跟着母亲离开架山以后，架山十分怜爱女儿，但是女儿同父亲总是有些隔阂，后来女儿划船落水死去，父亲无限悲哀。据《井上靖评传笔记》^①作者福田宏年说，一位认识井上靖的人，由于自己曾经死过女儿，读了这部小说以后问：“井上先生也死过女儿吗？”井上靖除了死过刚刚生下的婴儿以外，并没有死过大孩子的体验。那么，也许是死过姘妇生的孩子吧？井上笔下的架山的悲哀，竟然写得这样逼真，人们只好做这样开玩笑的猜测了。

私は嬰兒の私を二十三歳の若い母親が探し求めて、深夜の月光の降る道を歩いている一枚の絵を^{まぶた}瞼に描いていた。私の瞼にはもう一枚の絵があった。それは還歴を過ぎた私が八十五歳の老いた母親を探し求めて同じ道を歩いている絵であった。一枚の絵は冷めたいもので濡れ光っており、もう一枚の絵には何か凄まじいものが捺されてあった。この二枚の絵は、しかし、すぐ私の瞼の上では重り合って一つの絵になった。そこには嬰兒の私も居れば、二十三歳の母も居た。六十三歳の私も居れば、

① 集英社1979年版。

八十五歳のお姥の面を持った母も居た。明治四十年と昭和四十四年^①が一緒になり、その間の六十年という歳月が月光の中で収斂し、拡散していた。冷めたさも凄まじさも一つになり、鋭い月光に刺し貫かれている。

深夜，二十三岁的年轻母亲在洒着月光的路上走着，寻找婴儿时代的我。我在眼帘上描绘着这样的一张图画。在我的眼帘上还有另外一张图画：过了花甲之年的我在同一条路上寻找八十五岁的老母亲。第一张图画上面，有一种冰冷的东西湿漉漉地闪着光，另外一张图画上面，却着力地涂抹着一种可怕的东西。这两张图画立刻在我的眼帘上重叠起来，变成了一张图画。这张图画上既画着婴儿时代的我，也画着二十三岁的母亲；既有六十三岁的我，也有八十五岁、长着一副老嫗面孔的母亲。一九〇七年和一九六九年叠印在一起，这之间的六十年岁月在月光中收敛和扩散。冰冷和可怕也成为一体，锐利的月光把两者贯穿起来。

这段描写，出现在被福田宏年称之为“随笔式小说”的《月光》中。福田宏年说：这段描写，表现了“有人认为人生归根到底是结婚、生儿育女和死亡。有人主张人生终究是生离死别。这些看法，都仿佛是从年龄的底层慢慢地结成一个核，而产生出来的，具有渗人心脾的力量。”^②井上靖的这段描写，简要地说来，是否可以理解为光阴的流逝是冷酷无情的（“冰

① 1907年和1969年。

② 《井上靖评传笔记》第287页，集英社1979年版。

冷的东西”），也是“可怕”的，六十年的岁月，就在这冰冷和可怕之中，在月光下过去了。然而，请看他写得多么形象，那一张画面上的人生，在月光的贯穿中，在大自然的变化中倏而流逝了。这是一幅发人深思的优美的绘画，这是一首余韵悠悠的抒情诗！这画这诗，都闪烁着哲理的光辉。

著名作家野间宏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炼字属文的能手。请看他的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开头的一段文章：

未亡人堀川倉子の顔の中には、一種苦しげな表情があった。勿論彼女の顔は、日本の女がときに持っている、あの幾らか冷やかな輪郭の線の中に柔らかい肉感をとじこめ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いわゆる近づき難い高雅な美を形づくっている種類の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が、それは、又、その眼や鼻や口のどれか一つが全体の諧調を破ることによって魅惑をつくり出し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種類のものでもなかった。その顔は顔そのものとしてはどちらかと言えば普通にととのった、流通性のある美しさに属するものにすぎなかったが、確かにその顔の中には生命の伸長を途中で何ものかのために無理強いに奪い取られて、そのために、どこか歪^{ゆが}んでいるといったようなものがあって、それが、その顔に、異常と言えるほどのエネルギーにみちた美を与えているのであった。そして彼女の顔の中のその苦しげなものは彼女の白く広い額と、よく外界の変動に変化するいくらか肉の厚みの足りない口辺とににじみ出るように現われているのだった。

寡妇堀川仓子的脸上闪映着一种痛苦的表情。日本的女人通常会长着这样一副面孔，也就是在多少带些冷淡的轮廓的线条中蕴含着一种柔和的肉感，一般说的那种难以接近的以高雅美形成的面孔。不必说，她的脸并不属于这一类型。可那张脸，又非那种以眼睛、鼻子或咀的任何部位破坏了整体的调和，而形成一种迷人魅力的那一类型。要说她的脸究竟怎么样，不过是一般长得匀称、具有一种线条舒展的美罢了。然而，她那张脸，却流露着一种由于在生命延长线上被用强制手段剥夺了什么，而显得有些扭曲的神情，正是这些，使得那张脸充满异乎寻常的活力的美。这样，她那张脸上的痛苦表情，就仿佛是从那白净宽阔的额头和善于随着外界的变动而变化着的不够丰腴的口角渗透出来的了。

这是一张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在战场上失去丈夫的，一个普通女人的脸。它在野间宏笔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因为痛苦而使人觉得那张既平凡而又美丽的脸，给人以扭曲的感觉，就仿佛是那残酷的罪恶的战争，使一个普通女人受到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她内心的痛苦几乎都要在那张脸上渗透出来，读来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上列小说中这种精采段落和生动的描写，是不胜枚举的。应该说明的，这些段落经过汉译，一般地说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损失。因此，从中文读和从原文读，所得的印象是会有些差异的。这一点，有待于我们的译者共同努力。过去译得好些的，今后精益求精，译得差些的，努力提高，不断改进。

此外，吉田精一还指出：“反映日常世相的短篇小说可举出多数名篇。”事实确是如此。诸如太宰治的《跑吧，梅罗斯》、石川淳的《黄金传说》、织田作之助的《夫妇善哉》、林芙美子的《晚菊》、井上靖的《斗牛》、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川端康成的《离合》等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然，近代作家的短篇小说也有很多名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

吉田精一认为，在日本文学作品中，“激烈的怒吼和祈祷、雄壮而崇高的风物和人事，殆无所见”。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文学作品也不例外。“殆无所见”，并不是说绝对没有。以日本古代诗歌总集《万叶集》来说，“激烈的怒吼”和悲愤的哀号、沉郁的思念和虔诚的祈祷，往往是融为一体的。表现怒吼和哀号的，最有名的一首长歌，当推山上忆良（660—733？）的《贫穷问答歌》（5—892）^①了。这首长歌形象地叙述了贫穷生活，最后四句是：“持杖入陋室，里长厉声叫；无术何至此，难哉斯世道。”同一作者的《老身重病经年，疾苦并思儿等歌七首》中的长歌（5—897），最后两句则是：“愁肠百转思无绪，唯有热泪常涟涟。”他虽想摆脱这个穷苦难熬的困境，却终难割舍儿女。“疾苦逃无术，离家思远奔；又怜小儿女，去意遂沉吟。”（5—899）愤怒、沉痛的哀号之状，历历可掬。

在《万叶集》中，叙述下层劳动人民痛苦的歌，并不算多，也的确没有发出“激烈的怒吼”，然而有些歌，具体细致、深

^① 这是《万叶集》中的歌号，即第5卷第892号歌，以下同。